禮書

八編類纂

十五

1 加3
1717
77-15

加1門
1717
77-15

大學衍義

禮類 秋祭祀

內外羣祀之禮

舜典徧周也于羣神

詩周頌時邁篇曰懷來也柔安也百神及河喬嶽允信也王維后

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吳徵曰貍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埋之川澤之祭

其牲玉沈之疏辜者披牲胸中曰疏磔之曰辜

臣按大宗伯既以血祭祭五嶽又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蓋五嶽名山乃次祀而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見怪物者其羣小祀歟孔氏以之解舜典羣神有所日也

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玄曰羣小祀山林川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

禮記禮器一獻質又曰一獻孰

鄭玄曰祭羣小祀最異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臣按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

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惟取其純德鉅功位列而通祀之非若前代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臣愚竊以爲昔者建都南京歷代帝王廟因在彼今郊廟既立于北則帝王廟亦當從之而北焉或者謂元世祖無功於中國而其臣木華黎輩亦皆爲中國害者不祀亦可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與而邑立后稷之神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洞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嗣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又按漢舊儀修復周家舊祀后稷常以八月祭以太牢爲民祈農報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祖於長陵蕭何配

唐天寶六載勅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

唐堯以羲仲羲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置廟樂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

臣按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於所都之地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七載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

臣按此祀三皇以前帝王之始然皇莫大於伏羲神農黃帝帝莫盛於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王莫備於禹湯文武經史所紀者僅此而已三皇以前世涉洪荒事屬茫昧有陵墓者命有司守之不立廟祀可也

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繙近廟佃戶克捄除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遣近戶守視其冢墓有隳毀者亦加修葺乾德元年又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于甲令可舉而行五代亂離率多廢墜其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湯廟周文王武王廟漢高祖長陵宜令有司每三年一享嚴禁樵採後又命祀漢光武及唐太宗廟

四年又詔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太祖太宗十有六

帝各給守陵五戶長吏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
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
康漢文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
文唐玄肅憲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
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
元成哀平和殤安順冲質獻魏明高貴鄉公陳留王
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宗中宗睿宗德
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
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採樵

臣按曹操以篡得國未嘗卽帝位也而亦列于

成康漢文之間宋溫篡弑其君無復人理而亦
得預於景武玄憲之列則似無別矣至於北朝
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而於南朝獨遺者是時
吳蜀未平也嗚呼宋祖此舉雖若爲崇奉帝王
而設然其品第之間亦寓抑揚之意後世人主
鑒之亦知所以自勉矣我
朝於帝王陵廟既命有司歲時修葺又於三年
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齎往所在
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媧皇神農軒轅少
昊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商中宗高宗

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
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
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
三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也是
皆出於我
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嚴矣其視前代之所取
舍豈不大有逕庭哉以上歷代
帝王之祝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
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臣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於此所謂

忠臣者十有六人商傅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
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里子
產燕樂毅趙藺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
吉諸葛亮也義士者八人殷伯夷叔齊周泰伯
吳季札魏殷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
也孝婦者七人周太姜太任太姒魯大夫妻敬
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
女者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魏太子共姜楚莊
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
妻趙趙括母漢班倢伃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

嚴延年母淳于緹縈也以上並令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爲祠宇、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勳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臏晏嬰晉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王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皆勳德高邁、爲當時之冠、晉趙簡子齊孟嘗君趙趙奢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爲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其次詔孫臏等各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兩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禁樵採、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詔曰、周文公旦制禮作樂、垂之千載、祠宇未設、闕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

臣按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後世宜爲建廟於魯地、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逼祀於天下、庶於報祀之典爲稱、

神宗元豐三年詔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

元豐六年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駁神恩禮有序從之

臣按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謚至本朝始詔革天下神封其詔畧曰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濫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嗚呼

聖祖此詔一洗千古之謬可以爲萬世法矣（以上忠臣烈士之祭）

漢成帝時匡衡奏罷五畤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厨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請皆罷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謂庶人之家）尚不欲絕種祠（繼嗣所傳祭者）況於國乎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詔孝事祠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

宋哲宗紹聖六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在祠廟畧叙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徽宗政和元年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乃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高宗建炎以後凡郊赦皆云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

臣按有天下者祭百神非獨郊廟之尊山川之顯在所當禮凡前代之神則有神而無人如唐之敢廢也山川土地之神則有人而無神如宋之夷門山之類忠臣烈士之神則有人曲江而後爲神如唐之睢陽廟宋之崔府君之類我國家初建都于金陵其山川社稷之外前代之忠臣烈士有所謂蔣忠烈卞忠貞曹武惠劉忠肅衛國忠肅諸廟皆敕命有司建置歲時致祭者也又有所謂功臣

廟以祀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
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與
夫馮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
茅成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
吳復孫興祖十五人者皆開國之元勳大臣有
功于國者也此外所謂真武廟壽亭侯廟五顯
天妃之類皆前代所有者亦不廢焉

祭告祈禱之禮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安國曰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服堯喪三

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告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周廟邦甸
侯衛駿速也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
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
既告祖廟燔柴祀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

漢文帝即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見于高廟
光武即位于鄗爲壇營于鄗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羣
神俱從

唐高祖卽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于南郊、
宋太祖卽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神、
高宗卽位告于昊天上帝、
孝宗以三十二年受禪奉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
諸宮、觀諸陵、紹興雨攢宮、光宗寧宗亦如之、以上告卽位儀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也柴燔望而祭秩
牲牷祝號之次第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
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
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卽文祖廟用特、特牲也
詩序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殷巡守而祀四岳河海

也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
宜乎社、造乎禰、
陳澔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
出爲巡守也、以上巡守祭告儀
召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
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
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臣按成王欲遷都于洛、告于祖禰、則躬行祭祀、

告于郊社則命周公于新邑行禮註家並無成
王遣祭之文則似以爲周公自祭恐無此理蓋
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于郊社以遷都之故且
用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
廟之祭者意是時宗廟猶在于豐廟宇雖成而
未遷主乎（以上營都邑儀）

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赤色）一
王命作冊逸（史佚也）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入大室（清廟中室）祼（灌地降神）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孔安國曰成王居洛邑始於新邑烝祭古者褒德

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
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
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逸祝冊者史佚爲祝冊以告神也

臣按洛誥篇末記祝冊事既曰惟告周公其後
又曰王命周公後孔疏以爲尊周公立其後爲
魯侯蔡傳以爲命周公治洛留守其後考之經
文無留守意而禮有賜爵祿於大廟史由君右
執策之文意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以治洛功
成遂因時祭而作冊告神以封其後歟

詩大雅江漢篇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康公（康公謨也）維翰（幹也）無曰予小子（王自稱也）召公是似（肖也）肇敏戎（漢也）公（功也）用錫爾祉（釐腸也）爾圭瓚秬鬯一卣（尊也）告于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錫山土田于周（岐周）受命自召（召穆公之祖康公也）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臣按先儒有言錫山川土田必使虎受賜于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如亶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嗚呼至哉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掌書者）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也）奠于其廟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晉爲廣陵王閎之策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燕王曰玄社廣陵王曰赤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燕王北土廣陵王南土）

臣按先儒謂古者封國必告于廟而冊之示不

敢專也漢制未聞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從大司馬去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之文蓋當時必有告廟之禮云（以上廟封之儀）

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致也）天之罰

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將有大正于商

周禮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玄曰將有事于神則大祝居前以祝辭告之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齊車言必有尊也）

臣按先儒謂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謂未有當設之廟可遷之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祭肉）戎有受脤（宜社之肉）神之大節也、

孔穎達曰宗廟之祀則有執膰兵戎之祭則有受脤此是交神之大節也、

孔叢子曰天子命有司以特牲告社告所以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圭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焉（以上師行之儀）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臣按魯僖公亦以巫）是自古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左傳曰龍見而雩、

楊復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於此時而雩與爲百穀祈膏雨於啓蟄之郊其意同皆是聖人爲民之心切遠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季秋之月大饗帝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

通典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禜於南郊之傍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

臣按雩之爲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爲壇以祈雨者也當夫孟夏之月萬物將成之際斯時也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焉故三代盛時當夫龍見之月而有大雩之祭備盛樂集羣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絕或舞而擗踊或噓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哉傷之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閔念之仁而爲降雨澤以避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

之術爲祈禱之事、今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

臣請於郊兆之傍擇地以爲雩壇命禮官叅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舉行之痛革異端之邪術以復古人之盛禮庶幾

上感

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以上太雩之祭）

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臣按高禖之祭、商時已有之、則無子而祈禱于天、亦有降鑒之理、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禖、則是帝嚳之時、已有此矣。

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人也）時（是也）維姜嫄。（高辛氏妃）生民如何。克禋（精意以享之）克祀。（祀郊禖也）履帝（上帝）武。（迹也）敏。（拇也）歆（動也）以弗（弗之言祓也）無子。（求有子也）履（踐也）帝（上帝）武（迹也）敏（拇也）歆（動也）攸介（大也）攸止。載（始也）震。（娠也）載（則）夙（肅也）載生。（養也）載育。（養也）時維后稷。

臣按先儒謂祠以仲春、正月候也、祭以大牢、尊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

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燕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先禖之神）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帶以弓韣（弓衣也）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陳澔曰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爲祠禖祈嗣之候古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禋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謂之高禖后妃帥九嬪御者從往而侍奉祀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爲祥

史記殷本紀曰簡狄爲帝嚳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

陳澔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吞孕之事與生民詩註所言姜嫄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

臣竊以爲古者祀高禖於郊壇郊者祀天之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涉於其間不無褻瀆況郊在

國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有不便焉者、臣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爲禖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禖配焉、於行禮爲宜、（以上高禖之祀）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謂四嶽四瀆四鎮）臣按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四望、則衆神皆合祭之矣、

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祇同）凡天地之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賈公彥曰大災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于上下天地神祈、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迅

裁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亦以小宗伯爲位祭之、

大祝掌六祈三曰繒、四曰禜、

王昭禹曰祈以其陳信於鬼神、祇而已、繒若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類、禜若春秋祭禜之屬、

梁王崩晉侯（景公）召伯宗（大夫）重人（衆人乘重載之車者）曰國主山川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修文辭）以禮焉、

杜預曰以禮、禮其山川也、

齊有彗星齊侯（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天道不諂(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不悅豫也)公爲三壇同墠(除也)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置也)璧秉珪(珪璧所以禮神)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大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武王也)遘(遇也)厲(惡也)虐(暴也)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元也)子之責于天以旦(周公名)代某之身。

儀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祈福也)祠(報福也)之事掌以時招梗禳禬之事以除疾殃

男巫春招(招吉祥)弭(去禍崇)以除疾病

(臣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而周公於巽卦爻辭亦有史巫之占周禮以之設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有男巫有女巫天有旱暵則舞雩國有大裁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弭則是巫之設凡國之祭望喪事禬禜祈禳無不與焉其大要在通鬼神而已後世巫不設官而禬禜禱祠之事則未嘗廢巫之事遂流於淫誣妖誕之末學老氏者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爲禳星告斗之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而爲之世之儒

者、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三代之世、醫與巫並行也、苟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爲幻誕矯誣僭越之事、是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儺也）以索（搜也）室毆疫

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音那下同）九門磔（裂牲謂之磔）禳（除禍謂之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傍磔禳以終畢癘氣也季春命國儺以畢春氣、仲秋獨言天子難者、此爲除陳澔曰春者陰氣之終故磔禳以終畢癘氣也季

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季冬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傍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禳而已、

漢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倡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麾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負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

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黃門倡侲子和囉呼周遍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逸疫出端門以次傳火棄雒水中

臣按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三時季春行於國中仲秋行於宮禁惟季冬謂之大儺則通上下行之也漢以中黃門爲之蓋以其出入禁掖爲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遂密陰氣偏盛不能無影響之疑於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元人至遣西番僧入宮持呪每歲元正命所謂佛子者張白傘蓋徧遊都城此何理也臣請斟酌漢唐之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爲索室逐疫之法是亦闢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以上大儺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倏心乎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遂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不應封禪泰始皇嘗封國山皆由主
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

釋奠先師之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五帝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學名之
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歟則以爲
樂祖祭於瞽宗

鄭玄曰有道德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歟
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音釋采讀爲菜

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樂官之長習舞釋菜仲丁又
命樂正入學習樂

陳澔曰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二日
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
菜之禮告先師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若漢禮有高堂生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之

陳澔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
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于行禮非報功

也、先師謂前代習明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凡釋奠者必有合。合也有國故、則否

朱熹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國、故當爲喪

紀凶札之類、

魏了翁曰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

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

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

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受者所謂各祭其先、

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

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

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

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爲之師故所在郡國尚

存先師之號

始立學者既興（當作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

乃退賓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陳澔曰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興

塗釁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既

又釋菜　告、此器之將用也、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

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萊有三、春入學、釋萊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萊、二也學記皮弁祭萊、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萊之文、則不釋萊也、釋幣唯一、則此釁器用幣是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萊示敬道也

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

臣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桃嬈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

臣按後世尊崇孔子之始、夫平帝之世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臣按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大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

臣按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祠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臣按此太子釋奠之始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

臣按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

臣按有司薦享始于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

臣按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臣按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未名爲釋奠及有定時至是始命州縣學以春秋二仲釋奠、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臣按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

然周公孔子各自爲廟、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臣按至是始定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初釋奠以儒官自爲祭主至是中書奏按禮凡學春釋奠于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合樂則　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焉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爲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臣按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亦始於此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詔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爲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爲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

諡詰之有權如此

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聖夫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爲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識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弟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璹雖懇懇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會子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於康成之註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璹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

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

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夫國學廟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晃旒之尊而臨

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

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

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惟文廟之在

南京者固已行

聖祖之制今　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

重修廟學惜無以此

上聞者儻有以聞未必不從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贈顏子爲兗國

公閔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爲伯

臣按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夫自漢平

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

又謂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

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

之爲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

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未加聖人是謚之
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
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
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孔未足以稱其德彼
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
輕重哉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

眞宗咸平中追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
下皆爲公郝伯會參以下爲侯魯史左丘明以下爲
伯尋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

臣按眞宗先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
初欲追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
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玄聖蓋以春秋演
之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莊子曰恬
淡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嗚呼謚之有無
固不爲之輕重況加之非聖之言既加之矣而
又以犯其誕妄之祖之諱而改之哉

仁宗天僖中判國子監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
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
攝未副崇視嚮學之意

臣竊伏讀

聖祖御製文集其國子祭酒誥略曰大學之設所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官稱曰何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酒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爲國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心以對神庶不負委令之意噫自古制誥乃詞臣代草我

聖祖則親灑宸翰所謂祭酒者雖與古人命名之意不同然

聖君發言則爲經自我作古可也　本朝舊制主祭遣國子祭酒其後乃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上猶遣一次臣請如舊制或主祭遣內閣大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不然春秋二祭迭遣焉庶幾合

聖祖所製誥詞之盛意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陳暘曰小有釋萊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以太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用官架之樂宋朝上丁釋奠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矣

臣按

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初用六佾舞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謨言加八佾云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況楊雄韓愈並從祀

臣按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丘明二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況三人者從祀

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臣按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跡予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天子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
熹並從祀孔子廟庭。

臣按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慶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
顏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臣按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始加孔子號曰大成

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郕國
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
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列齊子張於
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
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
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
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
黜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
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

奚以爲訓

臣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爲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於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正位特一羊一豕一籩一豆各十登一鉶一簋各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爲高案其豆籩簋簋悉代以篚器

臣按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於豆間之地斯爲宜矣今既塑爲高像而坐於倚榻之間而所

謂俎豆者、仍置於地此蘇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譏也、然既爲今人之座、則當用今人之案、既用今人之案、則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者祭祀、凡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尚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在聖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江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之說、然謂之並南面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列、其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歟、燧之所見蓋北方廟像歟、宋濂謂古者求神於陰陽、既奠炳

蕭合羶薌今用薰香代之爲簡古者司烜共庭燎以其祭享之事今用秉炬當之爲瀆臣竊以爲祭所以寓吾誠不專在物禮從宜而可以義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而牲牢蔬果之用於今者其物雖同於昔而物之生則在於今也以今日之物而祀先代之神正不必泥但所謂木主之設乃

聖祖之盛制而子先父食乃天倫之所繫則不可以憚於改作而因循耳

是年十二月去天下神號其詔略曰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元吳澂從祀

臣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而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時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也自是之後益以荀況楊雄韓愈宋南渡後始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

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
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秀著大學衍義、澈著諸經纂言、是皆有功於聖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揚雄一人、若孔孟以後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惟楊時者、從學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矣、何也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則時載二程之道而南、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之荀況宗旨莊老之王弼附會讖緯之賈逵、並祀於

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闕典歟、

臣按修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亡、又謂釋奠幸存而亦無樂、

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兎疏等物、三日行禮、其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

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大牢、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

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

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晟之

故耳、非古樂也、

熊禾曰、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大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苟如禾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祀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

臣按

本朝於京師有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與熊禾此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宮懸備佾舞一如文廟每歲春秋傳制遣官致祭一如祀孔子而太學則祀宣聖如故

禾又言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羣祀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禾議行之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置太公廟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大學衍義補

禮曹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相親也）五品不遜（順也）汝作司徒（掌教之官）敬敷（布也）五教在寬。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洛誥曰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蘱乃時惟不
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
心罔中惟爾之中
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
擾邦國
太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
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
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虓（暴）八曰以誓教恤則
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
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
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五禮（吉凶軍賓嘉）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平聲）教象之法于象魏（雉門而觀）使萬民觀教象挾（一旬爲挾）日而斂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吳澂曰正治修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

禮記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及也)不足上賢以崇德簡(差擇)不肖以抑惡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去聲)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隣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鄉也於里有序而在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讀爲示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

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責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悁之詩是月餘子亦在于庠室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先王制士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畧也

臣按成周盛時富而教之其規條之詳如此當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思非禮犯分之爲此垂爭淩犯之風所以不作也

設學校以立教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大雅棫樸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朱熹曰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曹居貞曰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奮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旱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思齊詩曰肆成人（冠以上爲成人）有德小子（童子）有造（爲也）古之人無斁（名也）譽髦（俊也）斯士

靈臺詩曰於論（倫也）鼓鐘。於樂辟（壁通）廱（澤也）

朱熹曰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地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烝君也）哉。

張載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矣、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小雅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頌凡八章首章曰思樂泮水（泮官之水）薄采其芹。（水菜也）魯侯戾（至也）止。言觀其旂。（飛揚也）鸞聲噦噦（和也）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朱熹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相任以事）得民。

師民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謂有職守在學者遊謂無職守不在學者）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御同）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朱申曰古之爲教德行道藝而已師氏教國子以德行故保氏養以道而教以六藝焉五禮吉凶軍嘉賓也六樂雲門大韶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大胥掌學士之版（籍也）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萊同）合舞。秋頒學合聲。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觶（罰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扑罰）其怠慢者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辟雍諸侯曰類宮、

（臣）按學之名自五帝之時有之。然始見周禮大司樂所謂成均者。說者謂此大學也。而未聞有諸侯學。諸侯有學始見于魯頌。而此言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又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則是諸侯非但有學。而其學又有小大焉。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大子王子羣后（謂諸侯）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屏之遠方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文王世子凡學（以下皆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所教）春

夏學干（盾也）戈、（句子戟也）秋冬學羽（翟雉之羽）籥、（笛之屬）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助也）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如子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吳澂曰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胥鼓南者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

臣按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元士之適子亦與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蓋古者大學之設以教胄子而必及於俊選。以其位雖有貴賤而他日並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皆不可以不教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孔穎達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立也）國君（長也）民教（立教學）學（立學）爲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玄曰術當爲遂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

臣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

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我

聖祖立國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即立社學其與古人家塾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士著教人則一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離絕經書句讀）辨志（別其趨向邪正）三年視敬業（於所習無怠忽）樂羣（於朋徒無暱貳）五年視博習（不以偏廢爲限制）親師（於訓誨知者好）七年視論學（講求學問蘊奧）取友（擇取益者）謂之小成。九年知類（知其類聚）通達（明通義理）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逐年比校之法

大學始教，（入學之初）皮弁祭菜，（有司衣皮弁之服祭蘋藻之菜）示敬道也。示之以尊敬道藝。宵雅（小雅也）肄（習也）三，（釋菜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官其始也。三詩取居官受汪之美誘其初志入學鼓篋，（入學時擊鼓發篋出其書）孫其業也。以遜順之心進其德業夏楚二物，（夏楚荊也）收其威也。收斂威儀未卜大祭，（五年大祭）不視學，游其志也。不五年不視學優游學者之心志時觀而不語，（春秋視學無有言說）存其心也。存其心思幼者聽而弗問，（聽受師說）

無有二人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大學之教也時春夏秋冬教四時之教必有正業。退息退而燕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操弄琴瑟之絃不能安弦。不學搏依。廣求理物之所依附不能安詩。不學雜服。冕弁衣裳之類不能安禮。不興其藝。即三者之學不能樂。好也學。故君子之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今之教者。呻吟諷之聲其佔畢簡也畢也多其訊問也訊也及于數所言不止一端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猶責也之也佛。弗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臣按

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以提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一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頹墮者耳。非使其人各自爲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科。顧乃以中人以下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

人才使之如已且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一歲不能徧歷所至之處又不能浹旬即去固有九年而僅一至者彼豈聖人而能過化存神哉臣竊以爲今兩京幾及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四人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復祖宗之舊必欲設置乞敕內閣儒臣將洪武初侍御史雖稼軒言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校者及憲綱等書一一斟酌詳議參以聖賢教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爲準立爲學校教養法式命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爲師儒者必依此式爲教爲生徒者必依此式爲學爲守令者必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者一以中人以下爲則每日背書不過二百字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學力所至以爲數本經四書史鑑經議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及作詩辭者聽不以是爲正業而試之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理順不許奇怪尖新以是爲準每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

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如此則進人顧其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其才。而施之不悖於正理。而求之不拂於常情矣。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躐犯節言分限所在）而施之謂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相厲並進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拒扞也）格（如地之堅凍難入）而不勝（不能承當其教）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謂躐等陵節）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才有餘者）或失則寡（才不足者）或失則易（倹快者）或失則止（鈍滯者）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漢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非理財之地）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書者（謂無應舉賢良文學之詔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

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臣按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漢議如此非後世會比

元朔元年公孫弘爲學官、謂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臣按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謂與太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書其事、說者謂武帝未嘗築官以居之、然考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于此、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進

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臣按陽城爲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省之令我朝學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著在令甲一日不容過則是我

祖宗以孝爲訓前代所不及也竊觀自古學制其規範皆出自有司看詳處置惟我

朝學規出自

聖祖所定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

州取瑗法以爲太學法著爲令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卽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選諸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輕授濫設故也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

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遴選至矣。

臣按

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公試外舍生八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馬端臨曰古人所謂中年考教九年大成者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頒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

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爲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

高宗紹興八年葉林上言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建太學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饋餉爲解。今中興國祚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文治

臣按太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爲國家之用其所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之者烏可以不加之意哉。

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爲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商稅盡以爲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掌饌以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會饌。責罰。三犯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饌。管束不嚴。重加責罰。嗚呼

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況

列聖相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之初可乎臣請申明

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

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

程顥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朱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

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繆之恩以塞利誘之塗

明道學以成教

周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又曰惟學遜（謙抑也）志務（專力也）時敏（無壯而不敎也）厥修乃來

又曰惟敎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詩敬之曰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荀子曰學惡（音烏）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財四寸耳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一閧（巷同）之市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

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微也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周惇頤曰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正矣故先覺覺後覺閭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又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楊時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毋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毋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自陳露於目前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學

本經術以爲教

周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是故天生神物（謂蓍龜）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當有天字）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
宰（天之主宰）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
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
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迹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爰
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摠其機要足以垂世立
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
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
徒並受其義
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

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朱熹又曰書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書若今文乃伏生口傳、

書曰詩言志、

臣按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簀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交也、虞衡順則之謹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德爲之奉以律爲之音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休公羊傳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也

左氏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辭微義而顯志記顯也而晦謂約言以記事曲事叙而文微婉曲也而成章篇章盡而不汙謂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

司馬遷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去聲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逆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

可爲大宗
可爲大戒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子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韓愈曰春秋謹嚴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功之無盡焉。

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爲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錄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以上論春秋）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

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

眞德秀曰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爲於今無所用則亦考之未詳也

朱熹曰禮書如義禮尚完備於他書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儀禮經也禮記傳也

臣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後世有欲復古禮者尚有攷於斯書以上論儀禮

文中子曰先師謂孔子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

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持循張載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方是箇草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爲之必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迹大略侯其臨事而損益之噫臨事損益之一言非但周公作書之本意乃後人用周禮之活法也

臣按朱熹又謂五峰胡氏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蓋宮中府中宜爲一體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皆關白外朝之大臣則人君固有所憚而不敢爲非禮而左右嬖倖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敢以非禮導其上也

臣按自有周官以來六典之設惟見於我朝前代雖設六部而宰相之官則未嘗廢也

呂祖謙曰嘗讀晉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帝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爲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呂 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古人有言周禮一書有關文（軍司馬之類）有省文（遂大匠之類）有互見（九等品舉之類）有兼官（公孤不備數教官無府史胥徒）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八伯十一之類）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自卿至下士各隨才高下同治此事）有常行者（合民詢國遷之類）有副貳者（副法象魏之類）有不常行者（重法象魏之類）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讐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爲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

周典也由此言觀之則凡後儒疑周禮細碎者可以灑然矣若夫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者豈是書之過哉不善用者之過也觀夫成周享國八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於邾莒一介弁髦菹然擁虛器而立於強諸侯之上環而顧之皆莫敢萌非分之心獨何所畏哉周公之制有以維持之也此用周禮之明效也彼新莽荊舒假此以濟其私烏可因咽而廢食

臣按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

以來立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
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
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以上周禮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
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
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
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
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
言正
又曰或謂禮記又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
重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
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
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必
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禮記一書雜出於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
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
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博
士刺經作臣竊以爲易書詩春秋四經之外帝
王之良法聖賢之格言雜出於四十九篇之中
詳矣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註總四十九篇以上禮記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

眞德秀曰法而不說謂但言其法使人自悟而無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視以爲監而不待於迫切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臣按荀況學聖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經似矣

莊周則非聖人之道而自爲一家言者而亦尊崇聖人之經如此且其言簡而理盡後之總論經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經而不及禮則彼學老聃者則固以禮爲忠信之薄而放蕩於禮法之外者乎荀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遺乎禮可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乎禮而已矣

言六經

揚子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以上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金履祥曰此段何晏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然魯論齊論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本以上論語

程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臣按大學在禮記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熹

又爲之章句哉問
朱子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擇焉而精其在章句語焉而詳其在或問乎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其朱子自道歟 以上大學

程顥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子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以上言中庸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別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以上言孟子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九

大學衍義補

禮類　崇教化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性性殊方指意不

熟讀此萬世可無黨矣不是不同黨只是強同

同是以上云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臣按武帝即位之初首舉賢良方正即得董仲舒之眞儒者仲舒首以是爲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爲奏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尊孔子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者之道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衛綰奏請之績仲舒發揚之力也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誤五經正義雖包貫異家爲詳悉其間不能無繆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臣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

潁達會諸儒臣誤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

韓愈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隨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歐陽修曰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曠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修又言於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在無幾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爲九經正義所載既博

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特詔儒臣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臣按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于今日者實由孔穎達之正義其刻板尚存於福州府學今後學經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物度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詭異之言如歐陽氏所言者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擇耳

躬孝弟以敦化

商書伊訓曰立植也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兄也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
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
子孫爲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
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

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
猶賜也
糜粥飲
糜亦粥也
食
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
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修乎
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學
袒衣
袒而割牲制牲體爲俎實
執醬而饋進食也
執爵而酳食畢以潔口
冕而總干總持干盾立于舞位所

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

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鞏而始出者）獻鳩以養國老

臣按天子之養老有二有國老有庶老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之國子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庶老也

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漢明帝永平二年帝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大一人爲更服都紆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杖五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上作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祀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

崇師儒以重道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

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大戴禮武王踐祚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扆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儆戒書於席之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愆不忘殷監不遠視而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口口生咢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拯也楹銘曰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大戶銘曰隨天之時用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劒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萌以上尊敬師儒

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臣按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後者始此

梅福上書于其君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欵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爲褒成侯

臣按此孔子謚宣之始

光武建武五年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祠孔子

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指及孔氏男女錢帛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

發此道啓廸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年祀漸遠靈光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謚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即拜奠於祠前

宋眞宗咸平二年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帝服鞾袍詣廟酌獻廟內外設黃麩伏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

臣按宋眞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註止肅揖帝不從特行再拜禮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端而用鞾袍況其所以至聖人之居者乃爲封禪之故非誠也其所加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說至其改謚又因黜幸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禮心既不誠名又不正聖人在天

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爲萬世帝王之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曰帝有與否皆不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也

臣按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唐玄宗諡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麾聚瀆倫聖道安在宋眞宗加聖諡以至聖似矣然僞作天書聖道如何（以上褒崇先聖）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爲舒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

臣按宣聖廟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而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扶翼其惡黨以爲自已姦利之地時君可欺而聖人在天之靈其可欺乎

仁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又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世罪人豈宜從祀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

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三
臣者俱嘗被詔追褒兼準御筆秩熹于從祀如栻如
祖謙宜升從祀詔從之。
元文宗加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孔
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
從祀
臣按焉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去揚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
從祀吳澂後又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列在從
祀此數儒者皆於經有發明之功故特祀之夫
從祀于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
所合而無所愧然後可以與焉不輕與之所以
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以上言褒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
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舉也秩常也節禮也祭先聖先
師焉
漢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祖割辟雍之上尊
養老更饗射禮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召天下純儒耆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廣學舍千二百區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月又幸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將出顧見講堂左右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詔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化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臣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以上視學

謹好尚以率民

周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河與郊祀罷賞賚並重不朽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羔小曰羊大曰羊也羔羊之皮所以爲裘素白也絲五紽以絲飾裘之名退食退朝而食於家自公從公門而出委蛇委自得之貌

臣按先儒謂此詩爲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趙趙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緇衣子言之曰爲上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詩作那作孚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

亦以體儁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春秋左氏傳云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成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後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行令乎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二紀十二年世父子曰世臣

按以周公之元聖輔佐文武之聖成王之賢

而一殷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繼之以君陳以和其中歷三十六年之久世已變矣而後其風始移焉由是觀之民之難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邑密邇王室其無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蓋一肢有疾而渾身爲之不寧一處有儆而四方爲之騷擾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之中苟一處之有事而四方咸爲之勤勤矣民既不寧君身安得寧乎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賈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溢矜侮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難

又曰資資財也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厥躬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鄭子產爲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四鄙不歸五年

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
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
鄉與嚮同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
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
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
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無同維楫維以繫船楫以制船中流
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

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
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
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臣願爲民制度以防
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則盜賊消
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癘也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
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
右職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
弟子爲除更縣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吏

民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
縣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强難治延壽欲教以
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鄉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
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
謹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者
皆以爲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衣古禮不得
過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
祭嫁娶禮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
以詞訟自言者

黃霸爲潁川大守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潁行之
於民間勤以爲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
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外寬
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潁
川太守霸宜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
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
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
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
金百斤以風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
田皆以次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

史大夫

臣按漢去三代未遠、其君之求治臣之爲治、皆有古遺意、後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爲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雖有其言、亦無其實、爲吏者固不暇於教化、萬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況望增秩賜金、徵入朝以爲顯官哉

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辛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遜之儀、乃爲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巡狩、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寵甚異、

許荊爲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荊

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來陽縣民有蔣均與其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

仇覽爲遂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賈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綠以賑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吏民爲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郎造爲學宮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

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蕩瓊爲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後魏封回爲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清河王勰爲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勰難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隋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諠彥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誓之書不得教受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竝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改

唐高士廉爲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遥以哺之兄弟異財罕

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吏詣門勸
諭由是邑里翕然多爲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
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爲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
政刑也欲用德禮永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
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
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
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趙德秀木沈雅
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

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
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由已俸百千
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自此潮人日趍
文學立祠祀之
常袞爲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爲文章親
加講導與爲賓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由是風俗一
變歲得貢士甚盛後袞卒閔人以袞配享于學宮
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琦爲買田封
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耻
臣按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佛氏以夷狄入

中國始有之爲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爲郡獨能禁之今此風猶行民習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請著爲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其舉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程顥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慶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煢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余仲寬宰歙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溺之建歙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

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十計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東爲甚請自今有除爲浙東守令者考滿上課必書云自到任之後民並無溺子者如有不實坐降一級如此則民間舉子必多戶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別淑善也慝惡也表厥宅里彰善癉病也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明也善癉病也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臣按後世凡有孝子烈婦則旌表其門而爲盜竊屢犯不入者則異其門而以爲警是亦得古人章好慎惡之意也

漢明帝永平三年荆州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幨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臣按明帝之於郭賀賜之以所不當得之章服所以表其有殊政也一時官聯見而聞之寧不惕然悚忻然慕乎

沛劉長卿妻桓氏夫卒防逵嫌疑子又夭殁桓氏慮不免乃豫割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旌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婺

臣按前代旌表節婦不止一桓婺見於史傳者此其始也載之以見帝王旌表節婦之實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璽書褒之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毁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以孝治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段米百石詔表其門閭

臣按前代表孝子門閭非一而特紀德懋者以

隋文帝有璽書褒之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封泰山車駕幸其家

宋萊州民徐承珪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鄉、水連理瓜異蔓同實、有司以聞、太祖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

江州民陳兢其先世仕唐有爲江州長史者、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耆德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嘗詔旌其門、南唐爲立義門、宋初免其徭役、太宗

時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眞宗時官其主家者、爲州助教、

舉贈諡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專也）惠、（善也）恥名之浮於行也、

方慤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諡諡則諱其名矣故曰諡以尊名夫諡以誄行而爲之然行不一也、諡有所不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

臣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謚是謚三代以來已有之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生者之名以辨其人死者之謚則節其一德以爲稱而諱其名也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陳澔曰死而有謚今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爲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曲禮曰孤子當謚以曰嗚呼某甫是也

呂大臨曰父之爵不當謚而作之是以曰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父也

陳澔曰文王雖爲西伯不爲古公王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王季以謚也

臣按元世於凡追封其臣之父祖皆加以謚是雖夷狄之君不知禮亦一時臣僚不學之過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玄曰類猶象也

臣按先儒言謚曰類當爲誄謂誄而謚之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

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
以與四郊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
貞惠文子

陳澔曰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
諱其名故謂之謚所以代其名也貞惠文此三字
爲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臣按自古謚皆請於君春秋之世猶然後世始
以屬有司我
朝始復古制凡大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謚皆自
上賜云

尹焞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
報爲謚此孝子慈孫所以不能改也

臣按謚法捐位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二君
者周之天子繼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惡謚
而加之於君父豈春秋爲尊者親者諱之謂哉
蓋君之謚則稱天以誄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
之君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臣之子
孫雖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謚法最公秦
人以爲臣議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謚
易名名尚不敢稱況可加之以惡乎失古意矣

史記諡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叙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

臣按諡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諡法有春秋諡法有廣諡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奥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彦威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蕘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諡法而釋以己說而各爲之法也其說不一有一諡而取義數端臣愚以爲古今異宜請自今節惠定諡者本於古法而參酌以今世之所宜庶不悖於古而於今人之聽聞不惑云

晉賈充老病自憂諡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克卒以外孫爲嗣太常議諡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公帝不從更諡曰武

臣按充姦回弒逆諡之以荒固爲幸矣而武帝曲加以美諡然後世不因武帝之諡遂以克爲

善人賈模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信哉斯言

明帝贈譙王丞戴淵周顗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

尚書卞壼議以爲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爲

往年敦姦逆未彰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

姦札便以身許國壽取梟夷宜與周戴同例鄰鑒以

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

臣按周札始雖延寇終則死職其於贈典在乎

可否之間。雖以明帝寇亂之餘。偏安一隅。而於

一臣之贈典而羣臣猶且執議如此後世則顧

其死者之情故何如生者之顯晦有無而已雖

有贈謚不足以爲勸沮

北魏鄭羲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秘書

監及卒尚書謚曰宏詔曰蓋棺定謚激濁揚清羲雖

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徇違明

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改謚文靈

唐許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

於夷貌敕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謂謚爲繆敬宗孫彥

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議以爲謚者

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

不然義不可奪

臣按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然此猶非其罪之大者若論其贊高宗立斐后殺忠良之罪謐之以繆猶爲幸矣當時戴至德謂王福疇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謐之爲繆對曰昔何曾既忠且孝從以日食萬錢秦秀謐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加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謐之曰繆不負許氏矣尚咸亨中昏主臨朝而臣下猶斤斤執法持論如此雖其任遇之臣略不肯少有假借其謐雖終於改易然載其事於

史千載猶一日也士君子立身制行可不謹哉

唐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太常謚不當

故相呂諲卒獨孤及議謚曰肅嚴郢駁謚加以忠肅及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審斷之忠於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竝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

文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竝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悋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謚須守忠亦不可訓

謚忠。温彦博謚恭。此竝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

宋仁宗朝。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言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檃以公議。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謂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謚。如

竦者豈易克當光又言竦得此謚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爲太邪雖謚之以正不足掩竦之惡而適傷國家之至公耳

臣按宋以前人臣無謚文正者文正卽唐之文貞宋人避諱易貞爲正盡謚之最美者也宋仁宗以竦東宮舊臣特賜以此謚光上疏以爲竦不足以當此謚因改謚文莊其後光薨卒得是謚眞無忝矣乎

仁宗朝陳執中卒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謚議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奠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與以承答天問而治理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册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有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率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動成名曰靈執中出自宰相以一品就第可謂榮不動成名矣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爲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臣按韓維上陳執中謚議而責以居大臣不能

正典禮之失以爲其不忠之罪而謚以榮靈鳴呼使此議行則凡爲臣子者生前所爲雖或僥倖以免王庭之誅然身歿之後公議凛然終不可掩人生不滿百寵榮富貴之日不過三五十年耳而不美之謚播於人口錄之史册殆至千萬年而無窮是則謚法之行其爲世教之助益亦非淺淺也世主往往暱於所好而自敗其彝典何不思之深哉

神宗時太子太師致仕歐陽修卒尚書省移太常請謚李清臣爲謚議曰公爲聖世賢臣一世學者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寃覽六經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方天下溺於末習爲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尚根本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爲最多眞可謂文矣考按謚法唐韓愈李翺權德輿孫逖宋楊億皆謚文太師宜以文謚然公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請謚文穆既而其子請避家

韓改文忠言者以爲楊意巨儒既諡曰文議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以一字猶且不可洗二字俱欲極美乎望敕攸司自今諡議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推以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諡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臣按唐宋議諡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諡者考其行狀猥定諡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諡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諡至永樂中文臣始有諡蓋自姚廣孝等官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朝之諡皆出于恩賜然臣竊以謂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諡者未思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

終

禮說

三千三百禮之目夥矣而綿蕞可以集之君親臣子禮之人紛矣而春官無不統之故有禮則朝廷尊有爲朝廷司之禮者而朝廷益尊有禮則邦家奠有爲邦家掌之禮者而邦家永奠然則大宗伯也者心上有經綸進退爲下僚式胸中皆錦繡學問爲帝者師杏苑春光璀燦公門桃李棘闈秋色森嚴王國紀綱其君父執玉而惰擁篲而迎非也必其端冕而臨抗法而訓是司禮者之慶也其臣子坐而背闕藥昧先嘗非也必其盛服假寐定昏省晨是又司禮者之幸

也可見艸野之禮規模未備禮而行於堂陛焉其規模之廣大何如乎一人贊禮精神猶隘禮而盡出所司焉則精神之會通何如乎雖君臣相洽而可以轉生令恭雖宮府懸殊而不啻同於堂奥大哉禮乎欽哉曹乎服習家言各竪形骸性命周旋儀則共勤齊治均平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識